

Reduced Tiany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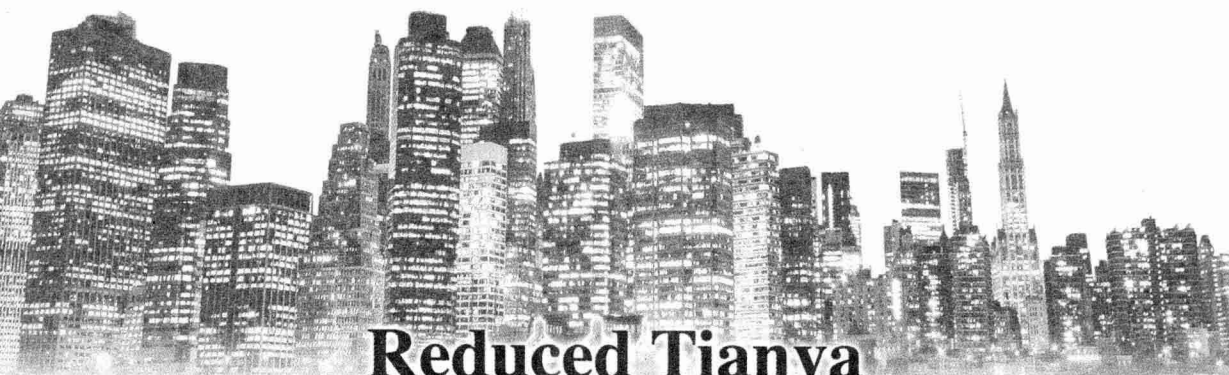
沦落天涯

◎王盛华 著

希望与失望，它们曾让我**激动**，让我**痛苦**，更让我**不安**。
绿岛**不容纳时代**，最终也将**被时代所抛弃**。

I247.57

W342



Reduced Tianya

沦落天涯

◎王盛华 著

希望与失望，它们曾让我**激动**，让我**痛苦**，更让我**不安**。
绿岛**不容纳时代**，最终也将**被时代所抛弃**。



⊕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沦落天涯/王盛华著.—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2009.9

ISBN 978-7-80675-754-3

I. 沦…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2776 号

沦落天涯

王盛华 著

出版发行 内蒙古文化出版社

(呼伦贝尔市海拉尔区河东新春街4付3号)

直销热线 0470-8241422 邮编 021008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责任编辑 吴桂荣

封面设计 张立娟

开 本 710×1000 毫米 1/16

印 张 23 字数 385 千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数 1-8000 册

ISBN 978-7-80675-754-3/I·560

定价:3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水仙号”客轮靠岸后，若白风尘仆仆地从船舷上走了下来，他是专程来绿岛找妻子的。

若白的妻子叫林秋，他俩是在京城相识并相爱的。但林母却对他二人的婚事持异议，林秋为赌气，便欲下嫁给厂长的跛腿儿子，林母被逼无奈，只好同意了林秋和若白的婚事。谁知厂长却因此怀恨在心。婚后，两地分居，诸多不便，若白虽然使尽千方百计，但仍无法把林秋调到身边。厂长的跛腿儿子垂涎林秋的美貌，乘虚而入，一天晚上串通他父亲将林秋约到自己家里，欲行不轨，岂料林秋生性倔强，反把厂长的跛腿儿子压在身下，又撕又咬。厂长夫妇竟说林秋耐不得寂寞，想强奸他们的儿子，当众把林秋羞辱了一番。此事一夜之间传遍全厂，林秋无脸见人，在好友刘莎的劝说下，愤然乘车东下，只身来到了正在搞特区建设的绿岛省。

经妹妹林肖男朋友的介绍，林秋认识了做房地产生意的苟生汉。苟生汉欲借林秋的美色巴结南海分公司的总经理、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的儿子杨一凡，便精心安排了一场“美女宴”。宴会上，杨一凡心荡神怡，不觉酩酊大醉，林秋脱下网衫为杨一凡揩净身上的污秽，杨一凡大为感动，当下力邀林秋到他的公司去任财务总监。

到南海公司后，林秋深为杨一凡的魄力所吸引，久而久之，她感情的天平就失去了平衡。一天晚上，林秋下班路过白沙北路时遇到三个暴徒的袭击，杨一凡及时赶来救了她，而自己则挨了几砖头。为报救命之恩，林秋倒在了杨一凡的怀抱里……

再说若白找见林秋后，打扮入时的林秋不仅不愿见他，而且还设计骗走了他的身份证，想把他逼回内陆。若白气恨交加病倒在了椰林旅馆的小床上，多亏做药品生意的黄养民同情他的遭遇，精心照顾他，他才不至于魂归西天。病好后若白分文皆无，但他还是无法忘却对林秋的爱，托黄养民将自己给林秋带的一枚戒指和一件格子衫送到南海公司，而自己却因无钱住旅馆，被横眉立目的老板娘赶了出

去……

二

夜深了，湖心岛的椰树下静静地站着个白衣女郎，她是来赏月的。当得知若白没钱住旅馆时，她出手就给了若白五百元，然后又用小车把若白送到了华侨大厦的门口，便消失在了茫茫的夜色中。而若白却对她一无所知，只知道她的芳名叫李庭娟。

但是若白却不敢住华侨大厦，而是让出租车司机另给他找了一家便宜的招待所，便发誓要在绿岛干出一番事业来。然而，“十万人才下绿岛”的绿岛省，到处都是求职者，哪里会有他若白喝的残汤剩水。他去应聘不是上当，就是受骗，有几次还被大公司的门卫当乞丐似地赶了出来。就在这时，他认识了宁夏人马建平，马建平也是“闯海”者，经他提醒若白才知在重衣帽不重人的绿岛，仅凭他的破衣烂衫，就没有一个单位会收容他。无奈，他去理发，钱不够，女理发师就当众让他脱下了自己的衣服；他买一盘炒粉充饥，一股狂风刮来，灰尘就落了满盘。而此时李庭娟给他的五百元已所剩无几，走投无路之际，他突然想起下船时遇到的小老板欧阳春。欧阳春便把若白介绍给绿岛环球旅游有限公司的倪经理。倪经理虽答应收留若白，但却让他过一段时间来上班，董事长白洁看不过眼，便自作主张请若白吃了一顿他进岛以来最难得的午餐。为此，若白感慨不已。告别白洁，若白怏怏地来到华侨大厦门口时，意外地遇见了他过去的学生郭淑芬。郭淑芬不仅没有给若白一个子儿的施舍，还对她的男朋友说要挖苦讽刺若白。但若白没有发作，他忍下了这口气，返身来到绿岛图书馆，看见大门上贴着一张招聘广告，他想也没想一把就将广告撕了下来，径直上了五楼。《南天信息报》信息部主任余化龙很赏识若白的才干，便让他留了下来。当天下午，信息部几位同事凑钱为若白接风，几包榨菜，两瓶啤酒，在悲壮的《国际歌》中，望着闹市的车水马龙，远处的灯红酒绿，若白的眼泪刷一下就流下来了……

若白从此就成了《南天信息报》的一名记者。他用笔名“南天”写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是谁强暴了椰子露》，顿时在绿岛引起了轰动。接着，按照余化龙的运筹，他又用“北海”的笔名违心地为假冒伪劣厂家琼海食品厂写了一篇有偿的《代纯椰子露讨个清白》的文章。于是，在长达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南天信息报》一会儿是“南天”代绿岛食品厂向社会要公正；一会儿是“北海”代琼海食品厂讨说法。随之，若白过去应聘过的《绿岛科技报》也加盟进来，对“南天”和“北海”横加指责，事情越炒越热，两家报纸的发行量因之大增，“南天”之名也就日见鹊起了。

这期间，白洁来找若白写导游词，谈起往事，若白方知白洁过去的恋人和她是校友，但大学快毕业时白洁的恋人却出于别的目的，爱上了省委领导的女儿而抛弃了白洁，后双双“飞”到美国仅给白洁寄回了一张五百元的汇款单。白洁伤心至极，

一气之下便离校来到绿岛嫁给了半老头子倪经理。对于若白，白洁也是从欧阳春那里才知道了一些情况，由敬慕到同情，两个苦命人泪眼对着泪眼，很快便抱在了一起……

晚上，白洁约若白到梦娜夜总会去消遣，若白对此毫无兴趣，但为了不拂白洁的意，他还是硬着头皮去看了演出。直到舞会中间，白洁上台唱了一首《昨夜星辰》，将它献给若白的恋人和她过去的恋人时，若白才真正地受了感动。他冲到吧台，飞快地掏出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束玫瑰送给白洁，然后两人便相搀相扶地在众人拉长的目光中走出了夜总会。

就在这时，墙角响起了一阵呜咽声……

3

三

哭泣的人是林秋，她是同杨一凡、叶雯丽、朱振远一同来此消闲的。自从若白在椰林旅馆病倒之后，她就没有再见过他。可是接到若白送给她的戒指和格子上衣，林秋的心便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她知道自己还是爱若白的，但已经无法再爱他。但现在当她看到若白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时，她还是无法克制自己。因此，当杨一凡趾高气扬地甩出一万元要给梦娜小姐“买单”时，她竟然两眼发直，痴呆呆地愣起了神。

为了讨得林秋的欢心，林秋过生日时，杨一凡不仅请来了绿岛各要害部门的头面人物，而且还请来了绿岛副省长孟长德。与会者出于各自的目的，当着杨一凡的面对林秋大献殷勤，有的送项链，有的送金表，苟生汉则送了一条价值两万元的镀金珍珠船，引起众人一片赞叹。而叶雯丽却醋劲大发，故意装出喝醉酒的样子，差点让杨一凡下不了台。这一切都被从广州赶来参加林秋生日宴会的林肖看在了眼里，而孟长德副省长则提出要认林秋作干女儿……

过完生日，林肖执意要去三亚旅游，林秋分不开身，便让刘莎去陪林肖和她的男朋友。刘莎因看不惯林秋的所作所为，更不愿在想占自己便宜的杨一凡手下干事，已决定回内陆。但最终禁不住林肖的纠缠，还是去了三亚。

这当儿，因搞房地产生意，走私汽车大发横财的杨一凡为摆脱给冷轧钢板厂进口报废设备的经济困境，突发奇想，便想在绿岛建一座世界级的西子湖度假山庄，只要批文拿到手他就可净赚数亿元。但是立项要经孟长德审批，叶雯丽、朱振远跑了几次都没着落。杨一凡不得不让林秋出面，谁知孟副省长却在林秋的咖啡里放了药，把他的干女儿抱上了龙凤床……

因此，林秋大病了一场。杨一凡觉得良心有愧，整天守在林秋的身边。孟副省长来看林秋，指示医院说林秋是难得的经济管理人才，是为开发绿岛才累病的，医院领导便安排林秋住进了高干病房。林秋身体渐渐复原后，刘莎、林肖也从三亚回来了，在接林秋出院的当儿，有人又托礼仪公司送来一束郁金香，刘莎猜是若白送

的,林秋便珍重地将它插在了花瓶里……

送刘莎回了内陆。杨一凡为酬谢林秋为他立下的汗马功劳,便带林秋去了香港澳门。谁知此行大错酿成,二人无意间去了一趟赌城,杨一凡一晚上输掉了三百万元,从此染上了赌瘾。

四

在湖心岛,若白无意中谈起了曾赠他五百元的那个神秘女郎。白洁大为惊奇,便让若白装成乞丐二次去试探李庭娟。原来李庭娟竟是一家台资企业的董事长,她非但没有嫌弃若白,反把若白当知己,又慷慨解囊资助了若白。白洁则设计把李庭娟骗到椰岛饮食城,指着怀抱鲜花的若白对李庭娟说,他就是大记者南天,是专为他的大恩人李庭娟献花来的。李庭娟疑惑不解,直到白洁说明了一切,李庭娟才转怒为喜,原谅了若白。

七巧节,李庭娟约若白到草坪散心。闲谈中,若白才了解到李庭娟的爷爷去台湾后,弃武经商,现公司已有几亿资产,眼下就只有她一个继承人。若白便托李庭娟帮他在台湾打听他爷爷李栓牢的事情,后方知在抗击日寇的武汉保卫战中,李栓牢为救李庭娟他爷爷,身中数枪后已长眠在了那块土地上。李庭娟感恩备至,欲委身若白,但若白心里还爱着林秋,断然拒绝了李庭娟的爱情。李庭娟为此而伤心不已。也就是在这次散步中,若白从李庭娟那里知道了杨一凡在澳门豪赌,输掉七千万公款的事。

“中外政府官员企业家绿岛考察洽谈会”快开幕时,余化龙派若白、段小云到机场去接人。段小云也是宁夏人,天生一个美人胚子。二人坐在候机厅,进来一个丑八怪似的本地男人,段小云说是他的男朋友,叫陈家美。还在陈家美走私汽车时,他们就认识了,当时她生活无着,陈家美曾给过她不少帮助。后来陈家美做生意亏本,他老婆和孩子又打上门来,抢走了所有积蓄,整得他们现在连房租都付不起,生活也没有着落。若白便劝段小云离开陈家美,但段小云则为难地摇了摇头。

洽谈会开幕式上,若白首次见到了杨一凡,二人唇枪舌剑,经别人劝阻,才免了一场争端。白洁来找若白,让若白搞到会议报到的花名册,经过一番运作,白洁轻而易举地就赚了三四万元。而余化龙则赚了二十多万元,他一高兴,便给信息部每人发了三百元奖金,还给大伙放了两天假。经“快乐天使”杨洋提议,第二天大伙便去了小南海。就在游泳的过程中,台风突然袭来,杨洋不幸遇难。丁可让暗恋着杨洋,从此萎靡不振。

若白应约到天辉公司采访,又见到了他昔日的学生郭淑芬。郭淑芬和他的男朋友闹翻后已沦落成舞厅的三陪小姐。就在若白起身要走的时候,郭淑芬却提出让若白给她三百元,因为她不能白陪客人聊天……

马建平来找若白,他周身焕然一新,因他最近认识了一位军区司令员的儿子,

自称搞房地产生意的大经理章卫，并带若白去见了。章卫便提出要办一份杂志，想请若白当主编，若白不置可否。返回的路上，若白又到了椰林旅馆，黄养民靠做性药生意已发了一笔小财，在街上搞了个门面，想让若白在报纸上给他做广告，临走又送了若白几盒“快乐丸”。过了几天，黄养民又来找若白，说冷轧钢板厂让南海公司骗走了三千万，只给他们进口了一批废铜烂铁，起诉到法院，法院不受理，让若白在报纸上把这事披露一下。若白觉得这事非同小可，便约了《绿岛科技报》的记者徐佩红到南海公司去采访。走廊上，若白和林秋不期而遇，二人顿时怔在了那里。这一切，都被叶雯丽看了个一清二楚。若白一走，叶雯丽便告诉杨一凡，说林秋过生日那天，若白就到公司来给林秋送过东西，他二人之间一定有不可告人的勾当。盛怒之下的杨一凡当即叫来林秋，打了林秋几个耳光，林秋披头散发冲出了门，杨一凡颓然跌坐在沙发上……

五

西子湖度假山庄立项后，朱振远拿着批文到内陆很快就为南海公司融进四千万资金，林秋通过孟副省长也从银行贷回三千万。谁知这两笔巨款都被杨一凡挥霍在了澳门的赌场上，加之公司经营不景气，南海公司已面临破产的危机。

从一个大报记者口中得知冷轧钢板厂已求助于新闻界，坐在火山上的杨一凡为收买若白，让叶雯丽给若白送去五万元，想一箭双雕，借机整倒若白。谁知此事被若白一眼看穿，严词拒绝。叶雯丽知南海公司朝不保夕，便带着五万元逃之夭夭。杨一凡气得让公安局抓人，但叶雯丽的住处已人去楼空。

冷轧钢板厂的新闻发布会如期召开，各大新闻媒体的记者出于义愤，都对杨一凡在澳门豪赌的事做了不同程度的报道。若白所写的《三千万魂归何处》一文，经《南天信息报》总编王崇维斟酌再三，最终还是决定发表在一版显著位置。

为报若白的夺妻之恨，黄养民纠集几个同伙在小区门口把杨一凡暴打了一顿。伤痕累累的杨一凡从医院醒来后，看到各报的报道及若白的那篇文章，知大势已去，便抛下林秋，只身逃往香港。

林秋自从和杨一凡闹翻之后，大门不出，整天以泪洗面，并不知外面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房东撵上门来收房租，要她即刻搬走的时候，她才知所谓杨一凡出资给自己置办房产的事全是一番鬼话。但她什么也没有说，付清房租，只带了几件自己从大陆来时穿的衣服，便悄然出了门。

林秋不知下落，若白、白洁四处寻访无着。一天晚上，段小云披头散发来找若白，说陈家美要把她租给别人抵债，她连夜逃了出来，求若白救她。孤男寡女独处一室，段小云为情所动，但若白不欲乘人之危，正在这时，陈家美破门而入，大打出手。万分危急时刻，幸亏黄养民赶来，救了他二人……

信息部的席卫东拿的是效益工资，因几个月没有收入，只得“下海”给一个香港

富婆当了贴身“秘书”。余化龙手下的员工死的死、走的走，正当他招人之际，《南天信息报》突然被停刊。若白去报社了解情况，方知是自己那篇文章触动了孟长德，孟长德雷霆大怒，在他的授意下，《南天信息报》遭到了灭顶之灾。

返回的路上，若白在三角地遇见了马建平，马建平蓬头垢面，正在椰树下看招聘广告。原来他所认识的章卫，并不是什么司令员的儿子，而是骗子。他不仅骗了三亚市有关领导，还骗了司法局长十万元。马建平因此而受牵连。若白虽然生马建平的气，但还是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了他，劝他离开绿岛……

《南天信息报》被停刊后，信息部一片萧条，余化龙、田小禾要去北京上访，若白也准备去。就在这时，白洁得到消息，林秋已在天涯海角的一个小旅馆里服毒自杀。若白、白洁、黄养民、段小云匆匆赶到三亚。躺在太平间的林秋，穿着若白给她买的那件格子上衣，已浑身冰凉。

办完林秋的丧事回来，若白心如死灰。虽然此时孟长德因贪污受贿罪已被隔离审查，《绿岛科技报》也表示愿出高薪聘若白去担任他们的编辑部主任，但若白对绿岛已没有了一点留恋，执意要回内地。这时，白洁才不得不告诉若白，倪经理是个“没本事”的男人，她已怀了若白的孩子。

送行的宴会上，白洁又唱起了《昨夜星辰》，但只唱了一半，她就唱不下去了。众人随着若白来到码头，若白最后看了一眼绿岛，就和段小云登上了客轮。

李庭娟闻讯赶来时，只看到了海面上一叶飘泊的小船……

劈开夜色茫茫的琼州海峡，随着汽笛“呜”的一声，“水仙号”客轮慢慢地驶进了秀英港，若白便被孤零零地抛在了绿岛上。

没有人来接站，林秋没有来。

虽是清晨，喷着火苗的阳光还未直射，但绿岛的热风已席卷而至，火烧火燎地烤得人狗一样只想拉长舌头。大路两边长满年轮的椰子树，炮筒般地直戳天空，横生的绿叶，就像要和若白叫阵似的，“哗啦哗啦”地直在空中翻滚着一道道绿浪。杂草不生的空地上到处都有沙土在闪烁，看不见一块阴凉。刚才还绿莹莹挂着露珠的夹竹桃，眨眼功夫，太阳通红的手臂只那么轻轻地一拨拉，参差披拂的翠叶便都卷成细条了。

若白呆了般地看着这一切，汗水在额头汨汨的一个劲地朝外冒，有一滴滑过脸颊已经快流到了嘴边，可他连擦也顾不得擦，潜意识中仿佛走进了另一个国度，一切都令他困惑，令他不安。同船过海的旅人大都已经走光了，远处卖椰子卖矿泉水的遮阳伞旁，横七翘八地卧着几辆“的士”，但却没一辆向他开过来。他的左肩挎着一个旅行袋，右手提着一个褪色的黑提包——提包里装着若白在京城王府井大街涉外商店里花掉三分之一的旅费，给林秋买的一件黑白相间的格子上衣。那是一件香港货，很新潮，质地也好，但要价却高得吓人。若白犹豫再三，最终还是从那个眉毛描得乌黑的营业员手中，把那件昂贵的上衣装进了自己破旧的提包中。林秋喜欢黑白二色，不喜欢大红大绿，这在他们热恋的那段时间里，她一扭自己苗条的腰肢就把一个女人特有的秘密传达给了若白。一次，在北方的那个小城，为了结婚穿的一套礼服，她差点和若白闹翻了脸，若白最后不得不迁就她，跑遍了小城的大小商店给她找回来了了一件黑色连衣裙。为此，亲戚朋友可没给若白好脸色，说这是结婚呀还是吊丧呀，连个吉利也不会讨。若白他娘虽然心里不乐，但她又拗不过未来的儿媳妇，只好事先偷偷买了一丈红头绳，系在门前的石狮子上。还煞有介事地跪在地上朝皇天后土叩了几个头，烧了几张表，说是这样就能逢凶化吉，小两口便可以和睦睦白头到老了。可是，若白不管这些，快三十岁的人了，能找下林秋这样一个脸上一掐都能掐出水的美人坯子千里来给他做妻子，况又是吃干部家细粮长大的城里姑娘，在他早已是心满意足了。林秋喜欢的他就喜欢，林秋的向往就是他的向往，若白就像水一样绕着林秋，随物赋形了。此后，虽说两地分居，但依然恩恩爱爱，信来信往，道不尽的千般柔情万般蜜意，也没见发生什么事。如今，从古都到北京，又从北京下广州，辗转千里到绿岛来找她，别说几个月不见，就是这一件黑白相间的格子上衣，若白也敢保证，见了面，他的林秋都敢把他生吞活剥了，更别说其他。

想到这里，若白浑身就一阵阵燥热。

只是，林秋还是没有来。

更要命的是若白手上没有林秋的地址，甚至连她的电话号码也没有。

若白突然感到悲哀，一种被人抛弃的悲哀，霎时就像血管注入了一股凉水，浑身生冷，手脚冰凉，连裹在身上的衣服也被风吹得飒飒直抖。茫然四顾，碧空中，一只海鸥飞过，“水仙号”客轮卸完客已停泊在了远处的海面上，遮阳伞旁卧着的“的士”差不多已经走光了，码头上已没了几个行人。在这陌生的绿岛上，若白不知自己该到哪里去，也不知该到哪里去歇一双站得已经有点浮肿的双腿。而更重要的是林秋没有来接站，若白顿时觉得自己就像一只被抽了筋还想“汪汪”直叫但却叫不出来的野狗，软瘫得没了一点力气。

“你到底走不走？下一班可得四十多分钟。”就在这时候，一辆车皮斑驳的公共汽车“哧”一声停在若白的身边，售票员手扒车门，操着半生不熟的普通话对若白横眉立眼地吼道。

“我……”环顾四周，若白迟疑不决。

“走吧！走吧！人家是要‘打的’的，谁愿坐这破车，别再耽搁时间了。”被热风吹在车厢里仅有的几个旅客不耐烦了。

“瞧他那邈邈样，纯粹又是一个到咱绿岛淘金的盲流，还‘打的’，别再恶心人了。”一个操着绿岛土话的青年嘶哑着公鸡嗓子嚷了一句。车厢里一阵哄笑。

若白最后又用眼睛扫视了一遍码头，林秋还是没有来。可是穿着短袖的售票员哪容若白多想，她伸出黝黑的胳膊一把扯住若白的肩膀，就像提行李包似的把他提上车。还没等若白在座位上坐下来，车就沿着长堤大道“吭哧，吭哧”地驶向了椰林深处的龙口市……

二

若白没想到绿岛来。

虽说绿岛当时已被国家列为仅次于深圳的第二大经济特区，上面也给了作为特区的种种优惠政策，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在报道着海外客商前往绿岛投资，以及内地“十万人才下绿岛”特大的诱人消息，但若白却从没有想过要去绿岛求发展。他是在北方的一个山沟里长大的，大学毕业后又回到他所在的那个小城去搞文字工作，虽说偶尔只在报刊上发发小诗和散文，但在那个四面环山的小城里，多少也算博得了一点虚名。和他结婚一年多的妻子林秋也是在北方长大的，然而却和他远隔千里，在京郊一家工厂上班。他们相识纯属偶然，那是若白去东北参加一次诗歌研讨会，返程路过京城时住在一家招待所里，他们才见了生平第一次面。招待所不大，是由一家工厂七十年代的地下防空洞改建的，二十多间客房，只有一间洗漱室。

一天早上，若白头脑昏昏地端着茶缸去刷牙，没料一出门却和迎面跑来的一个姑娘撞了个满怀。姑娘羞得满脸通红，本能地用双手把胸前一抱，迎头就骂了他一句：“瞎子，也不瞧瞧，朝人身上撞。”谁知这一骂，倒把若白给骂醒了。他抬头一看，只见姑娘柳眉倒耸，一双眸子就像熟透了的葡萄又黑又亮，骨碌骨碌直在她的脸上打转转。便有心逗逗她，顺口也回敬了她一句：“我是瞎子，你不是瞎子咋也朝我身上撞？”姑娘一怔，一时没反应过来，随即捂了嘴，“咯咯”地笑着闪进了她的房间，掩了门，银铃般的笑声仍从门缝中朝出溢。若白呆呆地站了一会儿，一看过道的人都在瞧自己，脸一红，连忙钻进洗漱室，可是要刷牙时，却发现牙膏早已成了空皮，再挤也无法挤出一星半点儿牙膏来。随手就拿起面盆上一支紫罗兰牙膏朝自己的牙刷上挤。猛一抬头，却见刚才骂自己是“瞎子”的那个姑娘靠在门框上，歪着头，一言不发地直瞅着自己手上的牙膏看。

“这……这是你的牙膏吗？”这回轮到若白口吃了。

“是又怎样？呆头呆脑，也不问问是谁的牙膏就用，欠揍！”姑娘的嘴一撇，一脸的不屑。

“你……你怎么这样损人，”若白急了，“我赔你行不行？”

“我损人了吗？”姑娘回头朝门外一看，“这哪里还有人，我损谁来着？要赔你现在就赔，一会儿我还要送我妹妹上火车呢。”

姑娘仍然不依不饶。

若白无法，只得将茶缸一放，跟姑娘从防空洞出来走到大街上，可是周围的商店却没有一家卖紫罗兰牙膏的。若白上午还想去京城看几个朋友，只好告饶说：“不就是一支牙膏嘛，你看上啥贵我就给你买，我真的还有事。”

“那不行。谁不知道我专用紫罗兰牙膏，就连我妹妹也不敢动我的，何况你一个泥做的男人。不赔我，就想走人，没门！”

“那你想怎么样？”若白当真来了气，语调明显地透露着不满。

“我……？”没想这一问，反把姑娘给问住了。停了好一会儿，她才忽闪着长长的眼睫毛对若白叹了一口气，说：“我能怎样，不就是闷得慌，想让你陪我出来遛遛嘛。”

“你……你真会恶作剧，”若白又好气又好笑，“咱俩又不认识，你就不怕我把你拐走了。”

“你能把我拐走？”姑娘狡黠地一笑，微微露出一排洁白的牙齿，“其实，我可早就认识你了，那天你在登记室填登记卡时，看你在‘身份’一栏里填的是作家。当时我就想原来作家就是你这样儿，便想和你聊聊，从没想过会被你拐走。”

若白这才记起，那天住店时，果真就有这么一双水灵灵的大眼睛在盯着自己，当时急着要进房歇息，也没在意，不想自己的底细却被姑娘摸了个一清二楚。

从这一刻起，他们就算认识了。若白知道姑娘叫林秋，在离京城不远的一家工厂做财务工作，姊妹三个，幺妹在广州上大学，老二都结了婚，只有她还是独身。说

到这里，林秋又“咯咯”地笑了起来，说：“独身咋的，我一直想‘娶’一个标准型的男人，会写会画会闹还特有情趣，没想到天爷爷还没给我造下。要是勉强‘娶’一个生活不到一起，再把人家休了，多难堪。”

若白不觉对林秋产生了好感。在他周围那些自嘲喜爱文学的人中间，还从来没有一个像林秋这样既直率又有个性的女孩子。他不觉又回头看了林秋一眼，却发现林秋那一对好看的大眼睛也正火辣辣地盯着自己，他的心“扑通、扑通”了两下。若白那颗快从胸膛里迸出来的心，仿佛已经被林秋用磁铁吸住似的，再也无法从她身上移开了。从这一刻起，在京城三天，他们几乎一天都没有分开过。他们一同去火车站送走了林肖，又一同去游故宫，登长城，吃烤鸭，逛书店，逛夜市，就是走在长安大街上，他们也都要手牵着手，肩并着肩。那个亲热劲儿，就像在梦中热恋了多年的恋人，突然走到了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他们分开了。没办法，若白又在京城住了两天。就在若白提着简单的行李要离开京城时，林秋一直把他送进车站看他上了车，而她的眼泪始终没有干过。直到火车启动了，若白还看见林秋挥动着手臂，使劲地撵着火车在喊他的名字……

回到单位的第三天，若白就接到了林秋的信。此后鸿雁传书，往来不断，三个月之后他们就闪电般地结了婚。不用说，婚后生活是甜蜜的。对若白来讲，快三十岁的人了，还从没品尝过女人是什么滋味。如今，白天有林秋做的可口的饭菜，晚上有林秋温柔的臂膀，他就自认比神仙差不了多少。而且那一段还特别来灵感，下笔就是千言，有两篇散文还在外地的报纸上获了奖，若白把这一切都看成是林秋赐给他的，日常起居就对林秋更加敬慕了。而林秋呢，则属于现代都市女性，眷恋的热劲儿一过，就感到婚姻并不像她想象的那么浪漫和有趣，每日除了油盐酱醋，和她老爸老娘在一起并无什么两样。加之水土不服，每次来探亲就闹病，整天没精打采，好像十几天都没进过五谷。那段时间，若白整天忙着给林秋跑调动，但他一个小文人，小城那些拿权的官人，哪一个把他当人看？调动没跑成，单位那些忌妒他的人，反说他写了几篇“豆腐块”的小文章，便张狂得腾云驾雾，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到处给他穿小鞋。这样你来我往折腾了两三次后，林秋就灰心了，一走几个月连封信都没有。后来好不容易盼来了一封短信，还是林秋的母亲代笔的，说林秋上楼梯时不小心跌了一跤，人没受什么伤，只是把肚子里的孩子“摔”掉了。若白一急，连夜赶到古都，买了一张去京城的火车票，颠簸了四十八小时赶到了林秋所在的那个工厂。

然而，门已上锁，林秋已不知去向。

一打听，所有认识若白的人都说：“前几天林秋不是请假去你那儿了吗？你们没碰见？”好不容易等到林秋的母亲下了班，一见若白没精打采地坐在楼下的台阶上，脸一沉一把就把他扯进屋里，劈头就问道：“你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这不是添乱吗？”若白呆在那里，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停了好一会儿，才陪着小心说：“林秋不是病了吗？她、她人呢？”林秋的母亲不满地说：“还问她人呢，你不在她身边，哪

一个臭男人不想在她身上打主意？你们又调不到一块儿，你让她咋办？走了，下绿岛了。”

“下绿岛？”若白大吃一惊，“她怎么说走就走，也不和我商量一下，这让我咋办？”

“和你商量？”林母冷笑一声，“你让她吃的苦还少吧？绿岛现在搞开发，听说在那里挣钱就跟拾钱一样，你还想让她跟你到大西北去吃苦，没门。”说着，回头看了若白一眼，见若白张皇失措、魂不守舍的样子，叹了一口气又说，“她这一次走，也是情不得已。给厂里请假只说到你那里探亲去了，别人问，你就说你们走岔了，千万别提林秋下绿岛的事。不然，她以后就没脸回厂里了。”

“那……那不行，我明天就去找她，她一个人闯绿岛我不放心。”若白口气坚定，试探地看着林母。

“得了吧，就凭你这副模样，你还要去绿岛？别再给我林秋丢脸了，”林母顿时没好气，“再说，绿岛那么大，十万人去了，你到哪里去找她？别说我不知道她的地址，就是知道，我也没法告诉你。你还是老老实实睡一晚，明天回你的山沟里去吧。”

看来无法再谈下去，若白只好转身进了林秋住的小房间。趁林秋她母亲做饭的当儿，他在桌子上翻了翻，无意中却在了一本服装杂志里翻出了一封林秋写给他母亲的信。从信中看林秋还没有找到工作，正在托人做“南海公司”的工作，想到那里去应聘，幸好信封上有通讯地址。若白把信往口袋里一塞，第二天天未明，他向林秋的母亲打了声招呼，搭早班车便直奔了火车站……

到广州，好不容易买下第三天的船票，若白一看时间还充足，就又买了些东西到中山大学去看了看林秋的妹妹林肖。林肖一见若白就说，我妈打电话说你要来，我还以为她骗我，没想你当真就来了。林肖态度热情但绝不提她姐林秋的事，若白没法，只好把自己要去绿岛找林秋的事如实地说了。林肖说：“要去也行，但我确实不知道我姐现在的地址，不过，我看你也特痴情，这样吧……”林肖咬了咬嘴唇，仿佛下了最大决心似的又说，“到时候我给我姐打个电话，让她到码头去接你，也算我给你当了一回妹妹。”说着，要若白的船票看了，记下开船的时间，就把若白送到了校门外，摇了摇手，自回宿舍去了。

虽则如此，林秋还是没来接他。若白坐在车上不由思前想后，就在此一刻，他也搞不清，他哪一点伤了林秋的心，使她跟自己连一声招呼也不打，就只身来闯绿岛这个未知的世界了。难道果真如她母亲所说，是厂里有人在打她的主意吗？……想到这里，若白的心就咯噔了一下，他知道，在他见过的所有女孩子当中，不管论身材还是长相，还从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林秋，特别是她一笑时脸颊上陷下去的两个小酒窝，任何男人见了，不被她淹死也要让她把魂勾走了。而这也是若白爱上她的主要原因之一。记得林秋第一次来到他们那个小城，仅仅一天，小城就像打了锣，来看林秋的人差点挤破了门。当时若白脸上也好得意，以为自己不仅有了

家,而且有了炫耀的资本,能在人前高声说话了。但没想到这好梦仅仅做了一年多,林秋就离他而去,独身去了绿岛。万一这次自己找不到她,那回去以后……

想到这里,若白不由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你也是来闯绿岛的吧。初次来,还是二返‘荆州’?”坐在若白身边,一位年约四十岁左右,头发梳得光光的中年人问道。

“嗯,不……不……”见有人问,若白张口结舌,回答不上来。

“看样子,你是初次来。你们这些人呀,听风就是雨,真把绿岛想得太简单了。”中年人长者般地盯了若白一眼,很世故地说。

“不,不,我来有事,哪敢想闯绿岛,只是想找一个人。”

“恐怕又是找你妻子吧,”中年人嘲笑般地望着若白,“我每一次回内地,回来总要碰见这么一两个来找他妻子的人,我只说这次就免了吧,没想到上车还是遇见了你。不过,老弟,凡事还是看开一点好,绿岛这地方,谁不知道是女人的天下,就是找见了她也未必愿意跟你回去。听我说,如果你不想在绿岛呆,还不如早一点打道回府。”

“这么说,你来绿岛很久了?”若白一看这人口气不小,又想到自己在绿岛人地生疏,便有心结识他,讨好地问道。

“也不敢这么说,只是绿岛一建省我就来了,目前投资搞了个小公司,你以后有时间来看看,洗个桑拿泡个酒吧我还请得起。”说着,递给若白一个名片,上面密密麻麻地印了一大堆头衔,什么经理、理事、实业家、企业家应有尽有,但若白到底没弄清这个被称作欧阳春的大经理是干什么买卖的。看若白一脸的疑惑,欧阳春脸一红,又指着名片对若白说,“如今绿岛就兴这个,你吹的越大,人家才越信你。要不然,哪怕你是省长的儿子,人家也不会买你的账。”又问若白在内地干什么,若白告诉了他,欧阳春脸上的表情顿时谦恭了许多,很亲热地对若白说:“要说,咱们两个都算北方人,我老家在山西,也算近邻吧。你老弟以后如果不想回内地了,我那个公司还正缺一个写材料的,不嫌弃,你来给我干,我不会亏待你。”说着,车到了终点,欧阳春朝若白招了招手,猫腰钻进一辆出租车,一溜烟地远去了。站在十字路口,望着茫茫的人流,若白一时不知该如何是好,也不知该朝哪一个方向挪动自己的脚步。正踌躇的当儿,觉得肩膀让人拍了一下,一回头,不由得大喜过望,高声便叫道:

“林秋……”

三

来人果真是林秋。

林秋昨天就接到了林肖的电话。她一听若白到绿岛来找她,心里就有气。如果说在内地,她对若白还有一点怜念,还打算拿出一点精力弥补两人之间感情上出

现的裂痕,但现在,就连这一点可怜的怜念也被绿岛的热风吹断了。在她心中,若白只是一个累赘,一个像她在绿岛所认识所接触的男人中间的窝囊废,一个不会挣钱也不会花钱只会吃书本喝墨水长大的乡巴佬。虽然到绿岛只有两个多月,但命运的机遇却使她已经充分认识到自己在这个社会上应有的价值:一个只要一扬眉、一抿嘴,甚至不屑地一笑,都会使那些腰缠万贯、开“皇冠”、住五星级宾馆的大经理大老板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的美丽女人的价值。到这时候,她才真正后悔她和若白那一段既浪漫又苦涩的爱情了。她有时甚至想,在自己和若白相处的那一段为数不多的几十个日日夜夜中,自己所付出的完全是一种浪费,甚至包括自己洁白的肉体让那个不懂得女人的穷酸文人享用也是一种浪费,因此她恨若白。虽则如此,她也知道那个书呆子真心爱她,但爱不能当饭吃,不能当衣穿,不能让她住宾馆,吃鱿鱼海参,更不能让她去作一个大公司的财务总监,让下属们去称羨。没料那个不知趣的书呆子竟然还千里迢迢到绿岛来找她,就凭这一点,她也认为若白不是一个男人,一个无法再让她爱下去的男人。但林肖却在电话中指责她不能没有一点人情味,并说若白拿走了家里的一封信,万一他急了,说不准他还真会撵到南海公司,那时,就有好戏看了。林秋一听也对,若白是一个不撞南墙不回头的人,现在公司上上下下都知道她还没有结过婚,还是一个待字闺中的待价而沽的大姑娘,就连杨一凡也这样想。万一那个书呆子闯进来,自己苦心经营的一切不是都白费了吗?想到这里,她已无法再犹豫,匆匆约了刘莎,二人一同赶到车站。

一看是林秋,若白就像在大海中碰到一个救生圈,数天来的奔波劳累一扫而光,激动得话都不知该怎么说,趋前一步,刚想拉林秋的手。猛一抬头,却见另一双眼睛也正默默地笑着注视自己,迟疑了一下,忙打招呼道:

“刘莎,怎么,你……你也……来了?”

刘莎是林秋的好友,都在京郊那个厂工作,若白第一次去林秋的单位探亲时,就认识了她。她好说好动,胸无芥蒂,和若白也谈得来。常说要跟若白到古都去吃羊肉泡馍,后又让若白给她捎几块“羊肉泡馍”的死面饼子过来看看,没想第二次若白去探亲时却把这事给忘了。刘莎气得话也不和若白说,但过了一会儿就没事了。

“你来,我怎么不能来!京娘千里寻夫,你倒好,千里寻妻。就冲这,我也得和林秋一块来接你。”刘莎快人快语。

“千里寻妻,我可担当不起,只要不添乱就行。”林秋嘴一抿,心事重重地扫了若白一眼。只见若白肩上挎着一个褪色的旅行袋,手上提着一个破旧的黑皮包,脸上黑水汗流,一身半新不旧的灰西服揉得皱皱巴巴,一条暗红色的领带歪七扭八地挂在脖子上,眉一皱,不由得叹了一口气。

“看看,又来了。人家好心来看你,你不说谢,还埋怨起若白来了。”刘莎瞪了林秋一眼,接过若白手里的黑皮包,“走,回旅馆,省得站在这里招人显眼,若白坐一天船也累了。”

“周围有的是宾馆,随便找一家,先住下再说。”林秋冷漠地看着若白,语调明显

地不快。

“住宾馆,说的轻松,若白是文化人,不比你那些大款朋友,住个三星级五星级宾馆呀什么的,他能有多少钱。就和咱住在一起,那个旅馆也便宜,一间房一天才二十块钱,划得来。”说着,刘莎也不管林秋同意不同意,提了黑皮包竟自朝前开路了。

一时,二人都无话,只得跟着刘莎默默地朝前走。过十字路口时,若白这才偷偷打量了林秋一眼。林秋还是他过去的那个林秋,鹅蛋型的脸庞,浓而又黑的柳叶眉下,依然藏着那双一转就能摄人心魄的大眼睛,唯一遗憾的是她的鼻子不大,蒜头鼻,但和那张小巧而玲珑的薄嘴唇搭在一起,倒显得恰到好处。否则,多一分则显大,少一分则显小。唯一不同的是,看上去她似乎又比过去瘦了不少,脸上的粉底霜也比过去擦的浓了些,眼影涂得黑了许多,面具似的,已没有过去那么柔滑湿润。在若白的心中,过去的林秋是不穿一身纯色的,不是淡青色上衣,就是乳白色西裤,要不就是配上一双黑皮鞋以示黑白分明。可今天她却穿着一件紫罗兰色南韩产的短袖连衣裙,虽说也是鸡心领,领口却特别大,以至半个肩、少半个胸都裸露在了阳光下面,隐隐露出了包裹得很严但依然看得见的两个活蹦乱跳的小乳房。脚下则是一双高跟白凉鞋,配着那瀑布般蓬松的秀发,曲线起伏的身材,仿佛整个人都像是被玉液清洗过似的,姿态娉婷,楚楚动人。相形之下,若白就显得萎缩不堪,过分的穷酸,过分的寒碜了。

“我只说去单位看看你,谁知你却来了绿岛,在这里还适应吗?”若白试探地问道。

“有什么适应不适应,挣几个钱呗。”林秋口气生硬,仿佛要拒若白于千里之外。过了一会儿,她才不无埋怨地说:“我知道你一个人寂寞,本来我想站稳脚后,再回来把咱们的事了结一下,没想这么快你就来了。不过也好,当面说说,也省得成了你的心理负担。”

“了结,了结什么?”若白的心一沉,似乎感到他们之间一定有什么重大的事发生了,但又不好多问,硬着头皮又说道,“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来了,你也别烦恼,我只想看看你就走,只要你过得好就行。”

“你呀,还是那样子,让人咋说你。”林秋眼圈一红,很快用手划拉了一下拂在眼梢的头发,说,“别的咱先不谈,你也累了,吃过饭后休息休息,再到市里转一转,过两天再说吧!”

说话间,就到了博爱南路的椰林旅馆。这是一座四层楼的小旅店,原先只是一家糖业烟酒公司的办公楼,来绿岛的人一多,公司经理看有利可图,就把办公楼腾出来承包给别人临时改建成了内地人来落脚的小旅馆,收入倒也不菲。刘莎和老板娘熟,没费多大功夫,若白就被安排到了四楼面对街道的一间单人房里,房价也不贵,只二十元钱。若白感到还合适,行李一放,取出毛巾擦了擦脸,林秋和刘莎已在门口等着,三人相跟着便来到椰林旅馆斜对面一家叫辣妹子的中档餐厅里,靠窗找了一张桌子坐了下来。